

W. Friedell 著
王孝魚 譯

中山
文庫

現代文化史
上冊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徐

(91202A)

中山現代文化史三冊

A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Age

上冊定價國幣貳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派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E. Friedell

F. F. Atkinson

王孝魚

中山文化教育館

上海河南路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人

編輯者

重譯者

原著者

上冊目錄

序論

文化史是甚麼和爲甚麼去研究牠……………三

被遺忘了的星宿——一切事物全有哲學——美術的倫理的邏輯的三種歷史寫法——地圖和肖像的區別——教科書式的歷史——寫史基本概念的
非科學性——歷史行爲之地下行程——蘭克的錯誤——一切歷史全是傳說——何門苦斯和耶夫瑞——歷史小說——極力求不完備——誇張性
——經濟生活——社會——國家——風俗習慣——科學藝術哲學宗教——
——哲學家的試金石——代表人——表情家的狗——精神式樣史——天才是時代的產物——時代是天才的產物——天才和時代不能相提並論——
——系統——勒新和赫得——溫克爾曼和福爾特爾——黑格爾和孔德——
——巴克耳——布克哈特——坦因——蘭姆模利特——布勒息格——斯朋格拉——晚近時期的歷史——攻擊——清談之重要——矛盾之不可

避免——抄襲之合法——病理的創造和生理的創造

第一卷 文藝復興和宗教革命……

六七

由黑死病到三十年戰爭

第一章 原始……

六七

喜歡分類的天性——劃分時間之權利——新人的觀念——過渡時期——

疾病的價值——最健康是最平凡——衰落就是變化——低級官能的高級

價值——健康是一種新陳代謝的病態——勒納湖裏的水蛇——缺點可以

造出勇士——不適者生存——天才永不健康——天才永不生病——三派

人種——創作爲藏身之地

第二章 中世紀的靈魂……

九四

中世紀的浪漫主義——生活是冒險——春情發動時期的心理病態——賢

人狗——沒有金錢的觀念——普遍觀念有真實性——世界大教堂——信

仰的物理學——信任一切——幕景之變遷

第三章 孵化時期……………

一〇七

疫病之發現——瘋狂般的鞭笞教徒——毒井的謠言——宇宙之騷動——

世界末日之恐慌——普遍真理之失勢——上帝在驢子身上——唯名論的

兩面意義——黃昏之光——失去了中心——無政府狀態——社會紊亂

——玄學之衰落——實際的虛無主義——緊張的經濟生活——基爾特之

興起——基爾特之內容——唯理主義之擡頭——注重實際的詩歌——解

放運動中武士道之墮落——價值之大變動——城市的情形——白天的混

亂——道路上的形形色色——神聖的祕密裁判所——性慾代替了戀愛

——飲食之不講究——夢魘的世界——四個暴虐帝國——彗星似的維克

塞姆堡王家——瘋狂帝國——英法的混亂——反僧侶態度——魏克利夫

——教皇之戰勝——惡魔和魔術之勃興——賤視貿易——放蕩的世界

——光怪陸離的衣服——普遍的瘋狂——洛道夫——腓特烈第二——三

個欺騙者——相反而相合——尼古拉斯——矛盾的現象——超靈魂的神

祕教——新宗教——艾克哈特學派——不滿十頁的一本小書——繪畫中的神祕主義——和現代的比較——新世界之曙光

第四章 文藝復興………二〇〇

兩個極端性——文化包含着豐富的問題——意大利是一個小宇宙——拉

丁成分——再生到和上帝相似——和中世紀告別——文藝復興的年代

——意大利的起點——初期資本主義之發展——文藝復興時期的城市

——講求舒適——藝術的飲食——個性最強的世界——迴旋印刷之產生

——神聖的阿戎替繞——婦女的解放——博學多能的學者——羣衆的要

求——意大利的不統一——回到古典——佩脫拉克——假託的古典主義

——文藝復興的第十六世紀——時式化的意志——一個詭辯時期——古

典文學家——文藝復興的文學方面——文化裏的致命傷——形式藝術佔

了優勢——米開蘭基羅——立奧納多——拉斐爾——拉斐爾的名譽——

——天之驕子——古典主義之根本錯誤——馬基雅弗利——不道德主義——

——文藝復興時期之罪惡——美與善——人類的第二次墮落

第五章 理智得勢……………二七〇

世界史是一個戲劇問題——現代的戲劇——新觀點——一五〇〇至一九〇〇之間的偉大精神——初民的心理狀態——前邏輯和超邏輯——理智主義是歷史過程中的一幕插曲——三件開幕禮物——帕拉蘇斯——火藥和印刷術的影響——哥白尼——羅盤的意義和非海角的克服——哥倫布——一千一百天周遊了世界——征服的罪惡——墨西哥晚期的文化——墨西哥宗教中的基督教成分——白色上帝再臨之預言——祕魯——報復的禮物——浮士德——人類戰勝了上帝——神的世界變成了幾何的世界——一位奧格斯丁和尚的內心創獲

第六章 日耳曼的宗教……………三〇九

上帝和凡民——宗教革命的四個成分——溫特勃夜鶯——宗教革命以前的改造家——言論和行爲之區別——路德之兩面性——路德的中古性質末一個和尚——路德對於上帝的害怕——路德的中心思想——路德的英

雄時代——路德的教皇——顧騰堡派的人戰勝了哥德派的人——路德在語言上的成績——路德和藝術——路德和農民運動——路德的衰落——路德和靈感交通說——路德和釋罪問題——保羅——保羅對於贖罪的意見——奧古斯丁——加爾文主義——激烈派——神祕家——內閣政治的產生——漢勃斯堡王族的心理——查理士第五——神學戰勝了宗教——衝突矛盾的人類——鄉愚氣——羅比萊——日爾曼旅店的情形——貪吃好飲——衣服樣子——日爾曼的藝術——巫術——巫術盛行的心理分析——宗教革命之重大意義——反聖經的教義——耶穌與社會問題——上帝和靈魂——神聖的懶惰

第七章 聖巴多羅妙之夜……

四〇一

人間地獄——奧格斯堡和約之惡果——特雷特會議——不容忍態度之普遍——英國的國教——自然法——耶穌的軍隊——耶穌會的精神——腓力第二——腓力的特性——西班牙的殖民政策——奈若蘭的反叛——腓力的衰落——當時的文學作品——西班牙的影響全歐——法國的古典

主義和歌劇的自然主義——承認一切的懷疑主義——蒙旦派的人——比
姆——白魯諾——培根——英國之興起——伊利莎白時代的英國人——
資本主義的穉惡面目——科學界之發展——望遠鏡的世界——培根的性
質——哲學家的培根——比培根早生三百年的又一位培根——培根的反
哲學態度——培根的名譽——莎士比亞——莎翁的靈魂——莎翁的戲院
——世界如夢——文藝復興之痛苦——第二個創傷——新問題

序論

文化史是甚麼和爲甚麼去研究牠？

引
信

文外史表其類味其類去而矣解？

被遺忘了
的星宿

「從來未曾發生過的事件，與以一個詳確的描寫，這種能力，不祇是歷史家的正當職務，而且是任何有學識者天賦的一種特別權利，不可避免。」

王爾德 (Oscar Wilde)

——在廣漠無涯的空間，有無數的星宿徘徊着；牠們可以說是上帝的光明思想，造物主的心愛玩具。牠們全體都是快樂的——因為上帝願意一個快樂的世界。但其中有一個星宿不曾分享着這種快樂；在這個落選的星宿上，單單有人類生長起來。

這是甚麼原故呢？上帝單把這一個星宿忘記了麼？或者是上帝特別器重牠，擡高牠，所以任其自由發展，不加過問，用自己的力量來尋求自己的幸福呢？到底是那一個猜想對，我們不得而知。

就是這一個小小星宿的歷史裏的一些小小部分，形成了我們這一部書的主要題目。

在我們開始敘述這一小部分歷史以前，我們最好先簡短地把這種工作的根本原則審查一番。這些原則，頂實在地說，是最根本不過的。因為牠們是潛藏在全體組織的最下一層。而且因為這種原故，牠

一切事物
全有哲學

們雖居於下面在支持這整個的組織，但牠們居於地的下層，很不容易爲人所見。

我們自己對於作史的方法，作史的性質，當然有一點意見，就是這些意見形成了第一個根本原則。歷史有兩方面：藝術方面與道德方面。因此之故，在性質上講，歷史不能成爲科學的。這是我們的一種信念，其他意見都從此出發。

把過去的事故，研究牠們的哲學方面，寫史的意義，不過如此。凡是事物，都有牠們自己的哲學，——再進一步講，實在凡是事物，本身就是哲學。人與物與事，統同是一個明確的自然觀念，特奇的世界目的所具體化了的。人類智慧必須去摸索那個潛藏在每個事實底下的觀念，至於事實的本身思想，不過是一個空空洞洞的形式而已。事物的真正意義往往在很晚的時期纔顯露出來，這是常常有的事。比方說：人類的靈魂，那麼簡單質素的東西，經過多久，救世主纔顯示與我們。在吉爾伯特（Gilbert）的慧眼發現以前，磁鐵驚奇能力的祕密，該埋沒了多久！而且我們還可以說，自然界裏還有若干不可思議的祕密，在靜靜地等待我們去發現牠們，解放牠們！單單一件東西發生了，這不算回事；應該爲人所知，爲人所了解，那纔有真正的價值，真正的意義。人類有微小適合的身體，有直立高貴的步伐，有觀察遠大的眼光，這已經有若干年了。在印度，在祕魯（Peru）在孟腓斯（Memphis）在波斯帕利斯（Persepolis）都有這些天賦最全的人類。但人類的天賦之能，一直等到希臘藝術認識了牠的美麗，攝取了牠的肖像，纔開了燦爛之花，照耀宇宙。明白了這一點，纔可以明白爲甚麼植物和動物，他們也是有天賦的美麗，也是象徵着宇

宙奧祕的或此或彼的一個概念，而終古如斯，未曾自識，於是陷於悲觀沉淪之中，好像將永遠爲芸芸蠢蠢之流，不能自拔。

因爲那整個世界是爲詩人而造的，是爲詩人的滋養料而造的，所以整個的世界史，同樣地是包含着，一堆爲詩人而有的材料，不管他是事業上的詩人也好，文字上的詩人也好。這就是世界的意義。但誰是那詩人呢？誰是那世界與之以羽翼，以增長他的事實，豐富他的奇夢的詩人呢？這個我們祇可說，一切在未來，一點也不多，一點也不少。

美術的倫理的三種歷史寫法

在現在很普遍地，把寫一部歷史的方法，分成三種：第一是援引或敘述法，祇是紀錄事故就算完事；第二是實效或訓導法，把事故都關聯起來，爲之補充動機，且同時要從裏面引出有用的結論來，以鏡往知來，藉作殷鑒；第三是創展或演化法，牠的目的是把事故陳述成一個有機的全體，或一種有目的的過程。這種分析法，是並不精確的。因爲這三種方法本來是互相掩覆，沒有清楚的界限。敘述法也須要知道事故的連鎖性，實效法也須要明曉事故的演化性；沒有一種方法是可以獨立的。所以這種分析，祇可以在相當範圍內輕輕地應用。在研究一類事故時，我們祇可以拿那三種裏的某一種觀點作前提，千萬不可以認作究竟，不知變通。那就是說在敘述法裏，因爲主要目的是要得一個清清楚楚的紀載，那麼，美術的動機當然要佔最重要的地位。在實效法裏，因爲特別要注重一件事的道德方面和訓導功用，那麼，倫理的動機當然要佔最重要的地位。在創展法裏，因爲他是要把歷史按着理智所推想者，寫成一種密切

連貫有次序的本末，那麼邏輯的動機當然要佔最重要的地位。我們並且可以推想而知，在每一個不同的時代裏，因為他的精神的基礎各有不同，所以上述的三種方法，必有一種要獨佔優勢：比方說，在古典時期（Classical age），純粹的思索是發展到最高的地步了，因之，遂發生出用援引敘述法的古典歷史家來。在十八世紀，一切問題都要屈服在道德的標準之下，因之，實效方法遂表現出最光明的例子。在十九世紀，研究一切問題都要歸終到邏輯上去，都要付與一種明顯的概念，都要拿理智來作測驗的標準，因之，創展法遂發揮到了最精細的地位，結出了最燦爛之果。這三種方法，雖然是各有其特殊的長處和短處，但我們要知道，在每一種方法裏，除了在後面鼓盪的創造動機以外，仍有一種明確的興味為其主力；這種興味或是美術的，或是倫理的，或是邏輯的，三者必居其一。歷史家所用規定一切的標準，雖然是常常地在變遷，我們可以說，這個標準必是我們方纔所說的興味，不管牠是那一種。照興味二字的字面看來，好像這是主觀的。但一種興味，至少在同一的時期內，也是當時大多數意見所同意的。那麼，主觀的成分，當然不至於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多；但這並不是說我們便可以認興味是客觀的了，這一層須請讀者注意。

地圖和肖像的區別

敘述法的寫史，有人或者要說，若與以限制，祇允許把乾燥無味的史實排列出來，一定可以首先做到客觀的標準，滿足我們對歷史的要求。但我們要知道，就是那單單援引式的寫史，（這種寫史法，除了在最初不開化的時期，是沒有人領教的。實在是讓人不堪卒讀的一種最笨最無味的方法。）也是包含

着主觀的性質在裏面，牠也要選擇史實，也要用主觀的意思來組織這些史實成爲集團；這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實在講，一切思維作用的職務，一切想像生活的職務，沒有一個例外，都是這種選擇簡裁的程序在表演；在這種程序中，無非是從亂七糟八的現實裏抽出材料來，然後再把他們排列成明確的次序而已。這種手續，我們的官感，不自覺地常在應用着，自然科學界裏則自覺地常在那兒反反覆覆地應用着。雖有自覺不自覺之分，其應用則同，其方法亦無不同，是可斷言的。官感或自然科學所選擇之材料，全是由官感所輸送來的，全是最後用人類的天然綜合力所決定的，這種天然綜合力有固定不移的法則來運用。每一個普通人類，他的思想和玄想全要受這種法則的支配。至於選擇史實，則與此大異其趣，或是由個人的自由意見所決定，或是由某一個特殊團體的意見所決定，最多也不過是由一個時代的公共意見所決定。人數雖有衆寡之別，而其爲個人的意見則相同。好些年前，慕尼克的伊利柏瞿爾教授（Professor Erich Becher of Munich）在他的精神科學和自然科學一書（Geisteswissenschaften und Naturwissenschaften）曾經嘗試把各種科學作一種比較解剖學的工夫，每一種科學的訓練，都給牠規定了一個相當的術語，相當的地位；牠們關係之重要，好像演劇術對於劇場藝術的重要一樣。在他的書裏我們看見下列的一句話：

『科學把現實界裏不可思議的複雜，用抽象法去簡單牠們……歷史家在描寫一個歷史人物的時光，是要從若干多的不可勝計的瑣碎事故，日常生活，平生工作裏，提出若干代表部分來去作他

肖像的大體輪廓；地理家在畫一幅山嶺圖的時光，是要把若干邱垤溝凹都分析出來。」

從這一句話看來，好像歷史和地理是可以站在同一的水平線上算作科學了。其實是大大不然的。邱垤和溝凹之鑒別，是很容易的，單用眼力去分別他們的高下大小，就可以毫無錯誤。至於一個歷史人物的生平，則並沒有一個可以應用的公式去拿來作鑒別孰爲可用，孰爲可棄的工具。還祇是詩意的直覺，歷史的規律，作者個人的心理氣味作規定去取的標準，那些應該刪削，那些應該採取，那些應該粗枝大葉地描寫。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的關係，可以說與地圖和照像的關係相同。在一幅地圖裏，那一條溝谷應該包括，是一件很明確的工作，那種幾何式的眼光沒有一個人能歧異，沒有一個人不可以隨便適應。至於在一幅照像裏，則隨各個人的藝術眼光而可以變遷所攝取者精細和銳利的程度；到底那一條綫紋應該攝入，那是無法去審核的。

單單把史實按年代的次序排列起來，所謂年表一類的東西，亦不能說和一幅地圖有同等的價值。第一，地圖可以說和實在的地形有相當的合一性，年表則不可以說是史實的一種最低限度的複演。第二，把許多的月日無系統地堆積起來，這並不算是科學。按着柏瞿爾的定義：（可以說有一點顛撲不破的道理的）「科學是把許多問題和許多可能的有證明的判斷，用客觀的方法，把牠們和有關係的試驗，及內在而有因果關係的材料整理在一塊，成了一個有系統的組合。」在年表裏既無問題，又無判斷；既無試驗，又無證明。沒有一件可合成爲科學的條件。年表之不能算作科學，和一冊通信簿，一冊學校筆